

左太太
(下冊)

左太太

.....

莊昌錦

——民衆讀物小叢刊之三十六——

民衆讀物小叢刊總序

「時代是巨輪，是洪流，它瞬息不停的在往前推進，我們跟得上它，我們便站得住，也可以稱得起是這時代的人。」這是田樞機主教的話。是的，這是個二十世紀的時代，我們是生在這二十世紀中的人，我們所想所作的，都應是二十世紀的。

經過八年抗戰後的中國，整個形勢已改觀了，在一面收拾殘局當中，一面努力建設，但建設伊始的時候，要奠定個穩固的基礎，才能功垂不朽。

國家建設的目標：是建設一個富強、康樂、和平的國家，在國際間主持正義，維護公理；在世人前倡導博愛，促進大同。簡言之，便是要建設一個真、善、美、聖的國家。

我們站在時代的前頭，面對着現實，深感到本身責任的重大，現在願獻出我們的微薄，冀對建設有所協助。我們也深信，我們在這小叢刊所刊出的，不祇是「真善美聖」的大道理，同時也啓示「真善美聖」本身的所在。

建設的責任是屬於大眾的，所以這套小叢刊是獻給大眾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程野聲寫於香港

左太太

(下冊)

莊昌錦編

左——嫂子，無事請來看我！（送村婦，至門外）

金——（轉進房中，拿出一件破爛棉襖給左）穿上吧！怕冷呢！這件衣服，原是預備修善，給窮人穿的，現在給你吧！

左——謝謝！（翻着看，心裏很不願穿，但為了怕得罪，就勉強穿上）

金——小丫頭！快把你早上吃了，剩下的飯端出來，這裏有人要吃！

小丫頭（以後稱小）——太太！冰冷冰冷的，怎麼能吃呢？

金——死丫頭，冷的怕什麼？快端出來！

小——就來（一衣衫襤褸，乞丐不如的小丫頭，端着一碗，又黑又臭的飯，兩眼不住的打量左身上）

金——（示眼色）給她！她餓了。

左太太

左——（不願吃，只是望着）我……

金——快吃吧，有這麼一大碗，一定吃得飽了，是不是？

左——（動身取飯）是，我吃不完。

金——說那裏話，你們那種可憐的人。

左——我平時飯量很小。

金——不要再說平時了。吃飽飯別亂跑，我有事情吩咐你。

左——好的。（見金走進裏室，便輕輕的問小丫頭）小妹妹，你天天都

是吃那種飯嗎？

小——那當然！有時還更壞呢！都是他們吃了不吃的就給我吃。

左——一點兒菜也沒有嗎？

小——你真是，還提到菜，有時連飯也不夠吃呢！

左——太太家裏自己吃得怎樣？

小——他們自己，每餐必有幾碗肉同魚。

左——難道他們每餐都是吃完，沒有一點兒剩嗎？

小——有剩你就想吃嗎？剩下的魚肉好菜，他們自己不要了，便拿給小猫
小狗，或倒在飼豬的盆裏。

左——天下那裏有這種事？（搖搖頭）我真有點不懂。

小——我初來的時候也不懂，後來，在兩個月前，有一位給太太趕走了的女傭，叫阿劉的，他告訴我，太太不給好菜我們吃，是怕我們會多吃了他的飯。

左——（啣着一口飯，像鴨子爭食一般，老是吞不下，搖搖頭，把飯碗放下想哭。）

金——（走出）吃飽了嗎？

左——吃飽了——！

太太左

金——你怎樣好好的有飯吃還要哭呢？

左——我……我因為……因為想着我的丈夫和孩子。

金——（看飯砵驚奇的）阿彌陀佛，這一點兒，還抵不過一隻小猫的食量。
左——我從來就是這樣。

金——也好，在這荒亂的年頭，能節省糧食，原是一件好事。（向小丫頭）來！小丫頭，我來，分配你兩人每天的工作。

小——（走近金太太，不說什麼。）

金——阿袁！你大他小，你更能幹，他很無用，我把你們從早到晚所做的工作，分配一下，免得有些沒事做，有的做不開。

左——好！（漲紅了面，心如刀割。）

金——早上我們是七點到八點鐘的時候起身，你們兩人，因有事做，在五點鐘就要起來。記得嗎？

左——小——（點頭）

金——起來，趕快穿衣服，小丫頭去打掃清潔，然後去燒洗面水。阿袁先倒馬桶，倒在廁所裏，然後提馬桶到河裏去洗乾淨。

左——（開言一怔）太太！我倒馬桶！

金——（點頭）是，要你倒，因為你能幹。

左——叫她（指小丫頭）倒吧！她更熟識（左最不願做這工作）

金——她不行，太小了，提馬桶不起，到河邊又遠，怕她跌落水裏，可不是玩的。你別妒忌她，我還有更多的事叫她做。

左——（望着金無話說）

金——（接着）你洗馬桶回來，趕快揩洗這裏的（指着廚中的東西）用器、茶壺、茶杯、茶盤、看蠟燭台、桌椅、門窗……等。記着嗎？（左點點頭）

幕 二 第

金——揩洗完畢，你量好米，定好水，讓小丫頭燒火煮飯，然後提籃子上街買菜，記得嗎？（左點點頭）

金——買菜回來，趕快弄菜，招呼我們吃早飯，記得嗎？（左點點頭）

金——吃了早飯，送小雲上學，小雲是我的孫兒，立刻回來，洗我們全家衣裳，然後弄午飯。午飯將好的時候，趕快去接小雲回來吃中飯，記得嗎？（左仍點頭）

金——午飯後，照樣送小雲入學，立刻回來摺疊併熨燙，或縫補當日洗好的衣裳，然後接小雲回來，弄晚飯，記得嗎？（左點點頭）

金——晚上，若是我同老爺出去打牌，你便在家看門，併招呼小雲睡覺。左——太太！少奶奶呢？

金——呵，我忘記告訴你，她同少爺到重慶去了！還有，家中若有客人打牌，你便服侍客人，不管時間的早遲，一定要等到我們回來了，或

是客人回去了，叫你睡覺，你纔可以睡覺。

左——（綳起了眉頭）

金——還有。

左——（提起抗議說）太太我做不了，這許多的事情，尤其有許多事，我做不來！

金——且慢！我還沒有說完。上面是天天一樣的事情，此外還有些臨時的，不常有的事，也該說個清楚，比如老爺同我，在打久了牌坐得腰痛背酸的時候，給我們捶捶背總是應該吧！又如我們洗過澡，或洗過腳，趾甲太長時，幫我們修一修，也是一件輕快的事，至於擦皮鞋，洗痰盂，打掃廁所，更不必說，是應該做的事，還有……

左——（不能再忍了）別算了，我決不能做那麼多的事情，

金——怎麼？這一點兒事情，還沒有算清楚，就說做不了那麼多，阿彌陀

幕二第

佛，虧你說得出口！

左——太太！你要體貼我，我原來不是做女傭的人，一下子，那裏吃得消。

金——（生氣）吃不消，吃不消便不該來我這裏。

左——好的，既然如此，那我還是離開這裏好啊！

金——怎麼？這回子吃飽了飯，有得氣力了，要你做事，就要走，好一個沒面皮，騙飯吃的婦人！阿彌陀佛，不吃飯不肯走，吃飽了就要走，怪不得這世界上會做反。你該識相，我是不好欺的。老實告訴你，要走就得給我那頓飯的飯錢。

左——天哪！我那裏有錢。（傷心得大哭起來）

村——（匆匆走來）是怎一回事，阿姊哭什麼？

金——（罵村婦）你做得好事，把那種騙飯吃的人，帶到這裏來囉唆我。

到這裏半入了不肯走，等飯一吃飽，便要走，天下那有這種事？

左——（對村婦）嫂子，我今天纔到這裏，祇吃了她半碗狗都不願吃的飯，便強迫我做這樣，做那樣，將來更不知怎樣苛刻的待遇我。我說要走便罵我騙飯吃，要我算飯錢，我怎麼得了！

金——你真是個沒良心的婦人，受恩不知恩，你現在真弄起了我的怒火，我決不輕易放過你了，你要走就非找飯錢不可！

村——太太好囉！你是個修善的人，差不多麻糊點算了。

金——還要怎樣？我們吃齋唸佛的人，總是憑良心做事，不叫人吃虧，但吃人家的虧，却萬萬不能。

左——嫂子，太太祇是說得好聽，是知我一文不名，逼我要飯錢，不是故意使我為難嗎？

村——阿姊，依我說，你也不必顧慮這許多，既然來了，就做些時候再說

幕 二 第

，工夫雖多，做熟了也就容易，這種年頭，你離開這裏，又到那裏可去呢？

金——對啊！虧你阿袁還是去過大地方的人，倒不如這位鄉下老婆子說話道理。

村——（招左到一邊）你不要急，過幾天過慣了，一切都好了，我也會天天來看你。（左不聲不响，祇是啜泣）（村轉向金）太太她沒有話說，就這樣讓她做一個月看看，請你老人家開恩，修修善，（作揖）菩薩保佑你一百二十歲！哈哈，哈哈！

金——（笑）也罷！算是看你的面了。

村——不敢不敢，真是太太賞光！

金——小丫頭！帶阿袁到你住的那間樓梯下矮房裏去住，你和她共睡一牀，你牀上的跳蚤和虱子，有阿袁給捉乾淨。同時你晚上遺尿的毛病，想

也可免掉，因為她會從夢中叫你起來拉屎。（轉向左）去，同她去，今天時間不早了，明天就要開始做我所吩咐的事情。（左不說話，跟小丫頭進內面，金，獨自敲木魚，唸佛經，幕下）

——二幕完——

第三幕

人物

李太太——年三十餘，熱心教友，為公進會會員。

袁麗貞——投河遇救的左太太。

李玲——第一幕中的阿李。

佈景——教友家庭。

開幕時——袁麗貞一人在小客廳中。

左（袁麗貞，即左太太，以下均稱左）——今天很暖和，太太給我那件毛

線衣，（用手翻着袖口）也有點兒穿不住了，我要脫去（解了兩個紐扣又稍加遲疑）不，不敢脫，我的身體還沒有恢復原狀，怕受風寒，（看了看臂膊，握着，微聲，）更胖了。（稍停）唉！我的生命

在死神的手中，翻了那幾個筋斗，還沒有死真是老天爺的恩典。

李——（李太太，以下稱李）（從裏面出來）麗貞，（笑嘻嘻的）你在这儿，自言自語的說些什麼？

左——太太，我又想起了那些可怕的往事呢！

李——過了就算了，想它做什麼？

左——我本來也想把這些事忘了，祇是，無論怎樣也忘不了。太太請你給我想想看，我在那個姓金的家裏，過了一年多，比牛馬還更苦的生活，幸虧沒有給那個金太太，把我活活的弄死，這是一件。姓金的家裏，無飯吃沒有餓死，無衣穿，沒有凍死，這是第二件。在姓金的家裏，常常生病，不醫治，不吃藥，也沒有病死，這是第三件。最後，我看見我前程的黑暗，我的左先生，又無信息，我吃苦不過，灰心了，抱了短見，投水自盡，又恰巧你救了我，這不是老天的一

幕 三 第

恩典嗎？

李——（笑）麗貞，我告訴你，信天主教的人，老天爺是稱天主，你能改掉麼？

左——（笑）我老是不記得隨口說了出來。

李——這是習慣的緣故，祇要稍加注意一下就夠了。

左——是，太太我下次一定改掉。

李——好，麗貞，今天是主日，讓我們談談教理吧！（隨即用手指着壁上的耶穌聖心像）你看，這是耶穌聖心聖像，是多麼慈祥可愛啊！我們普世界的人，都是吾主耶穌救贖的。

左——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那種苦痛，真是難以形容的。我們應該知過悔罪，奉侍耶穌。

李——好極了，你真的明白我昨天講的那些道理嗎？

左——關於你所講的，有天主，有靈魂和耶穌的救世這三點，我已全信無疑了。不過我打定主意奉教，却在半個月前，那時我雖全然不懂天主教教理，但我見到像你這樣的善表，便使我認識了天主教是眞教。其餘我們所見的，都覺得不滿意，像那個姓金的家裏，時時唸「阿彌陀佛」天天說修行為善，實際上完全不對，我因此感到世界的一切都是假的，起了自殺的念頭。

李——麗貞，話雖這樣說，你心裏却不可有半點惱恨那位金太太的意思呀！你要曉得奉天主教的縱然是仇人，也一樣要愛他。何況金太太的本性併不是生成那麼壞，祇是他沒有奉天主教，不懂得眞正的愛人的道理。我想金太太，若是也信了天主教，他對待別人，一定不是像那個樣子。

左——不錯，我很相信這話，我初到這裏，見你這樣寬厚的待我，我已感

到萬分的驚奇。我從前並未接近過奉天主教的人，不知道奉天主教的有這樣好。你記得嗎？你那次配藥給我吃，服侍我，我不是要跪下向你謝恩嗎？你那時不是說，愛人救人是你應盡的責任嗎？我反問你，這話怎麼講，你不是說因為你是奉天主教的人嗎？我告訴你吧，我現在決意要奉教，便是因為受了那次的感動。

李——那不能說是受我的感動，這根本是天主賞賜你的恩典的，你應該特別的感謝天主。

左——天主，固然要感謝，而你也是終身不敢忘記的。

玲——（李玲以下稱玲）（從外面入）媽！（李起身招呼）你好嗎？

李——我們都好！玲兒，怎樣一個多月，沒有來這兒？

玲——因為我做完事，便學習經文要理，所以沒有工夫。

李——好，我來介紹（向左）這位是麗貞，（向玲）他是玲兒，我的乾女

。（左玲握手）（李向玲）玲兒，她是逃難來的，到這裏將近一個月了。

玲——很好！很好！

左——我叨太太的光，在這裏享福。

李——何必講客氣，都是一家人，（向玲）玲兒，你說學要理，學得怎樣了。

玲——我忘記說了。媽！我今天領了洗呢！

李——（驚喜的）真的嗎？

玲——是真的，我們那位本堂神父說我學的道理已差不多了，趁着有幾個領洗的伴，因此准我也領洗。

李——好極了，我應向你賀喜。

玲——那裏，我若不是媽媽，那有今日的喜慶！

李——雖然是幫助了你，但你自己的用功却不少啦！（向左）麗貞，你看他學習道理，還不到兩個月，今天就領了洗，快不快？

左——快呀！快呀！他的聰明真不小呀！

玲——那裏談得上聰明，不過自己用心，我們那位王太太又不嫌麻煩，苦口婆心的指教我。

李——不錯！你那位女主人，她向來是熱心的教友。

玲——爹爹呢？

李——你乾爹嗎，他這時正在裏面樓上書房裏預備今天下午到南市天主堂公進會去演講的演講詞。

玲——媽！讓我去看看爹爹，立刻就來。

李——好！快回來，我們等候你談天。（玲進去）

左——（十分驚異的說）那位妹妹，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面，一時記不

起來。

李——也許是見過面，抗戰的前一年，同她父親去過你們寶山縣，那時她父親維持生活不住，便送她去做女傭。

左——（有些省悟）你曉得她在誰家做女傭麼？

李——啊！那個我不知道。我祇聽她說那位女主人，常常虐待她，有一次半夜叫她去買麵被人搶去吃了，女主人也要他賠錢。末了便因着小人啣氣，被女主人趕走出來。

左——（完全明白了）後來怎樣，怎樣到了這裏。

李——後來她轉另一家去做女傭，也不大好，不久就起戰事，他父親便帶她逃難到這裏。去年的冬天，她父親患病死在這裏一個不遠的一個廟裏。適逢我從那裏經過，看見她哭得死去活來。我便給了錢請人安葬她的父親。後來，她認為我們是可靠的人，又因為她也是姓李，

便認我們做她的父母。我見她年紀輕輕，在這種惡劣的社會是很危險的，便與她找到一家也是信天主教的王太太家裏去做工。

左——（淚下不止李未發現，）

李——前兩個多月，她對我說，她很喜歡聽我們唸經，不像唸阿彌陀佛的討厭，又說她遇到兩家信教的人家，都待她好，感動了她的心，便決心要奉教。（發現左流淚）咦！為什麼我一面說，你就一面哭呢？

左——太太等一會告訴你吧，請你問問她認識我嗎？

李——為什麼？

左——我要查個清楚。

李——好，玲兒（高聲）到這裏來，有事問你。

玲——（出來）什麼事？

李——（指左）你認識她麼？

玲——（凝視一番）好像認識。

左——你在那兒認識我？

玲——（忽然想起了）哦哦……你是不是左太太。

左——（羞得低下頭）正是，正是，好妹妹，我以前太對不起你了（哭着擁抱玲腰）好妹妹，你肯原諒我麼？

李——天下那有這樣的奇事？（哈哈……）

玲——（也哭）太太，我完全原諒你。實際上除了一個真正信天主教的人家，那一家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好！我離開你家，到另一家去做了些時候，還不是相差無幾。所以我同父親逃難到了這裏，便決計不再去替人做女傭，寧願餓死，像我父親一樣，後來我媽，介紹我到王太太家，我開頭不肯去，直到她對我說，王太太也是奉天主教的，不是外

教的可比，我纔答應去。現在多謝天主，我纔算是渡過了苦海，太太！左先生呢？

左——（哭着）誰曉得，衝散之後一年多沒有音信。

玲——小寶呢？

左——（哭着）早被鬼子的炸彈炸死了。

玲——（也哭）事情既已到這樣，太太也不必過分悲傷，同時應該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都有天主的安排，你現在天主指導你到了這裏，認識了天主，便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氣。別哭！別哭！左先生，我們總有見面的一天。

李——對，你的小寶，在天堂上，也可再見。

左——可是我現在怎能忘記得了呢！而且左先生縱然還在人世，我也還有一件，最痛苦的事，（接着又哭）

李——麗貞什麼事呢？

玲——太太，說來罷，好讓我主給你分解。

左——我不便說啊！

李——有什麼關係，我們還是外人嗎？

左——玲妹，你知道左先生的性情，素來有點和我不合，他要緩，我偏要急，他好靜，我偏愛說話，我有了事便忍不住，非發洩出來不可，他却完全相反。他常討厭我。現在我們分開一年多，他縱然有人在世，又有誰知道他的心事怎樣？他們男的不像女的，男的多半是厭舊喜新的，這時候有誰可保險，他還相信我，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玲——一個不奉天主教的人對於婚姻的離合，雖是看得很平凡，但我想左先生却不是那種人，況且你們平素的感情也不錯，太太可放心。

李——麗貞，你別胡思亂想，想進牛角尖裏去了，我們一個人的一切都有天主上智的安排，我們不必憂慮，憂慮也是枉然。

玲——太太，外教人都曉「萬事由天」，信教的人，還不是更有天主的安排嗎？（一個送報童子，遞進一張日報，李太太接了看，驀地眉飛色舞，定神再看大笑）哈哈左志堅，左志堅是那一個，麗貞快看。

左——（急捧上）怎麼怎麼？

李——你看，（朗誦）「江蘇，寶山縣，袁麗貞鑒，自從鬼子把我們衝散後，我找了一年多，沒有找着你，本年一月我來到重慶天主堂，充任小學教師，一切安好！我曾在各報登載尋找你的啟事，都無音信，假如你還在人間的話，立即來信告訴你的下落，我好前來接你，左志堅啟」

玲——那就好了。

李——哈哈！你可放心。左先生到了天主堂，也一定會信教，你們的夫妻也決無問題了。

李——有……有這種事嗎？真的那就好！我不是做夢吧！太太！玲妹！你們都真的在這兒嗎？

李、玲——不是真的還有什麼假？

李——哈哈，天主的仁慈救了他也救了我。

李——那是天主的安排。

玲——應當感謝天主。

左——感謝天主。

——三幕完——

刊叢小物讀衆民

于張雨張吳周郭方劉蔡張程張佚沈林林項馮胡步劉周		會社的想理 盡水窮山進 類人與論化白 女修衣株一永 蘭幽煉樂公 苦要的博爾摩 素士婦工聖 卷文的女節誕新 童兒·哲生人心同中斷有復東東宇宙物質仁戰野蒼 ？主天活尼迷之宙質取老之聲子 （上）尼 （下）尼 和平神義人聲子 由自。	斌秀亞熊漁豪德漁亞野石薤薤退瓚振雷益若	等譯等譯等等位譯等等等譯聲譯名水譯譯結璋申等等漁
-------------------------	--	---	---------------------	--------------------------

全年（二十四冊）連郵港幣二元

六十三之刊叢小物讀衆民

(冊下) **太太左**

版初日五十月一年九四九一

Mrs. chou

(K--36)

主編者：程野聲
出版兼發行：香港真道中學
承印者：香港聖類斯工藝學校
香港真道中學
皇帝行二樓

角壹幣港冊每售零

元貳幣港郵連(冊四廿)年全

Cum approb. Ecclesiastica

24

269164

ch

269164

0